

大道行思

卓尔文库·自在文丛

# 布衣本色

——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

韦柰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卓尔文库·自在文丛



# 布衣本色

——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

韦柰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衣本色: 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 / 韦奈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7.4

(卓尔文库·自在文丛)

ISBN 978-7-5507-1876-0

I. ①布… II. ①韦… III. ①俞平伯 (1900—1990) —生平事迹 IV. ①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0130 号

**布衣本色: 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

**BUYI BENSE: YUPINGBO SHENBIAN DE REN HE SHI**

出版人: 聂雄前

出品人: 刘明清

责任编辑: 王媛媛

特约编辑: 李晓娟

责任印制: 李冬梅

封面题签: 姚季方

装帧设计: 浪波湾工作室

---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190 千

印张: 10

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

策 划:  **大道行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 55 号金威大厦 707—708 室 (100097)

电 话: 编辑部 (010-51505219) 发行部 (010-51505079)

网 址: [www.ompbj.com](http://www.ompbj.com) 邮箱: [ompbj@ompbj.com](mailto:ompbj@ompbj.com)

新浪微博: @大道行思传媒 微信: 大道行思传媒 (ID: ompbj01)

---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大道行思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冯培 010-61848179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电话致 010-51505079 进行调换

## 目 录

|                     |     |
|---------------------|-----|
| 开篇 布衣本色             | 001 |
| 一、老君堂七十九号           | 005 |
| 二、书香俞氏              | 021 |
| 三、我的外婆许宝驯           | 030 |
| 四、娘家舅亲——许氏兄妹        | 102 |
| 五、我的母亲俞成、二姨俞欣和舅舅俞润民 | 142 |
| 六、《红楼梦》研究路上的关键人物    | 160 |
| 七、红楼一梦 无怨无悔         | 175 |
| 八、良师益友              | 204 |
| 九、挚友五六位             | 219 |
| 十、弟子华粹深与吴小如         | 264 |
| 十一、邻里与忘年交           | 273 |
| 未尽的话                | 303 |

## 开篇 布衣本色

扉页的照片出自著名摄影师邓伟（1959~2013）之手，他是第一位环球拍摄世界名人的摄影家。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在20世纪70年代末，也是邓伟开始拍摄世界名人之旅的第一幅作品。

还记得那天有人敲门，我去开门，见到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自报来意，说要拍一组世界名人的照片，俞先生是他选的第一个人。我一听，麻烦大啦！我可是知道外公的脾气，他特别不喜欢交际就甭说了，更怕见记者问这问那或者拍照什么的，所以就没敢贸然答应，只说：“你先在门口等等！”等什么呢？当然是要等我先问过外公，他那倔脾气，只要张口说了“不”字，那就啥也别想了。

走进外公的卧房，见他正和衣躺在床上。他从来都是这样的，这也属于他那“大水养鱼法”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大水养鱼法”说白了就是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无拘无束，顺其自然。这活法儿实在是忒好，多自在啊！

见他醒着，我就贴在他耳朵旁边大声告诉他有人想给他拍

照。不出所料，他立刻满脸不高兴地嘟囔：“我又没什么好看！有什么可拍的！”眼看这事儿要“黄”了，我马上哄着说：“人家都到了家门口，又是个年轻人，拒绝是不是有点儿不好？”凭我的经验，这么说没准儿能管用。只见他耷拉着个脸，嘴里却说：“要拍就拍吧！”我忙献殷勤地把他从床上扶起来，看他那一身脏啦吧唧让烟灰给烧得大窟窿小眼子的衣服，本想让他换一件，转念一想，万一说要换衣服，他真没准儿张口就说：“那就不用拍了！”我就别节外生枝给自己找麻烦了。就这么着，他光着脚趿着一双布鞋走到客厅。请邓伟进来，在门口，我悄声对邓伟解释说老人家很倔强，不能让他换衣服，你要是看着行，就这么凑合着拍吧。邓伟说：“这就很好，这就很好，不要难为老人家。”他环顾了一下客厅的环境，把放在窗前的一张小沙发椅拉到书柜前，书柜上堆满了书，“书似青山常乱叠”没准儿说的就是我外公的书柜。

换着外公坐下，看他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也没辙。他的脾气我知道，越是说得多，他就越跟你犟。就这样，邓伟很快地按动了快门，仅几分钟便完成了这幅作品。

没想到这幅作品成了邓伟最喜爱的一张，依他的话说是拍出了俞先生的本色，是很难得的！

一身布衣，一双布鞋，这就是我的外公。在他的一生中，除青年时代两次出国穿过西装以外，布衣伴他一生，无论出席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还是赴香港讲学，他始终不变。

布衣好啊！朴实自然，没半点儿矫揉造作。布衣本色！这本色，不在他的外表，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做学问的原则、处世为人的方法、对待生活的态度都与这一袭布衣保持着完全的一致，俯仰无愧于他那充实、坎坷，却又是十分精彩的一生。



## 一、老君堂七十九号

说我的外公，不能不提到位于北京的老君堂七十九号。1915年之前，外公俞平伯与父母一家人住在苏州，那年他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部。他的父亲俞陛云为了照顾上学的他，决定搬迁到北京，把家安在了东华门箭杆胡同，1917年外公与外婆在那里结婚。两年后的1919年，俞陛云买下了位于北京东城区的老君堂七十九号一处大宅，一家人搬迁至此，一住就是47年，直到1969年11月17日外公和外婆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下放到河南息县干校，从此再没回去过。

四十余年，老君堂在外公的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红楼梦研究》《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金陵十二钗的分析》《唐宋词选释》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北京昆曲研习社在这里成立。我追随着它长大……因此，有必要细述老君堂七十九号，那是一个时代的回忆，一段在我一生中不可抹去的记忆——伴随着美好与心酸。

## 老君堂胡同



20 世纪 30 年代，祖孙三代在老君堂合影，  
现影像已模糊

前排左起：俞陞云、许之仙

后排左起：俞成、许宝驯、俞平伯、俞欣

老君堂是北京一条胡同，用老北京的话，那地界儿叫齐化门，现如今叫朝阳门。老君堂就位于齐化门脸儿，现如今叫朝阳门内。

我小的时候，北京城被城墙围着，东西南北立着城门楼，内城有九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

外城有七门：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还有皇城四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这门那门都有别名，譬如说吧，前门叫正阳门，宣武门叫顺承门，西直门叫和义门……大多是元代的称呼。各门有各门的分工，我家靠近的朝阳门，是北京的粮门，城外的护城河连接着京杭大运河。东直门走运木材的车，阜成门走从门头沟过来的煤车，西直门走水车，皇上喝的水都从西山那边取了，过西直门

直奔故宫……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了城墙围着，城门楼挡着，这北京冬天就少了风沙，打北边儿来的寒流到此也缓和几分。在儿时的印象中，从不知沙尘暴为何物，不像现如今一会儿沙尘暴一会儿雾霾的，吓得人不敢出门儿。

后来都拆了，拆了就变了，味儿变了，气候也变了，反正是全变了。

老君堂胡同挺长，一头通齐化门，一头通大马路，我小时候还都是土铺的路面，坑坑

洼洼，下雨一滩泥，晴天一片土，还得有人拉着个车，车上放个大木桶，木桶里盛满清水，桶后面拴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都扎了小孔，水就涓涓细流着，均匀地洒，那干燥的土，也就湿润了，尘不见了，散发出一股泥土的香气铺天盖地，把鼻子眼睛耳朵头发都填得满满当当，让人有一股子说不出的爽快。自打那时起，我就偏爱这水浇土的香。后来在乡下，那暴雨敲打土地，也就立刻散发出打小儿就闻惯的味道，仿佛一下子就把我推回到老君堂胡同，推回到那无忧无虑的童年。



1951年老君堂家中合影

前中：许之仙、韦梅

后排左起：许宝驯、俞平伯、俞成、  
陈旭怀抱俞华栋、俞润民

胡同里有个老君庙，庙里没和尚，也就黑洞洞的没了生气。起初，还有小脚老太太拐跬着去烧炷香，那香火惨惨的红，阴阴的亮。到后来，小脚老太太也不拐跬了，香火就没了，太上老君另寻他处，那唯一的一点儿惨红阴亮再不见，这庙就荒了，荒得厉害，荒得吓人。小孩子一闹，大人就忙不迭喊着“再闹就把你放庙里去”，立马儿就没了声响。到后来，那地界儿就好似变成了茅厕，尽是些屎啊尿的，老远就闻到一股股的骚臭气。再到后来，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有人把那庙给改造了一下，搬了进去住，成了一户人家，炉火烧得通红锃亮，炒菜的香气突着往外冒，恨不能把满条胡同都染了，恨不能一胡同的人都挤进去尝尝。再再后来，那原是庙的庙里就冒出了好几个高着矮着胖着瘦着的娃儿，黑脸儿黑手黑脚巴丫，冬天鼻涕挂着直往里吸溜。在我家老妈子的嘴里，那是野孩子，让我们少搭理他们，说是会学坏的。将信将疑的，也就真的少与他们来往。再到大大后来，人家造反都闯进了我们家大院儿，造足了反，就索性搬进去住了，那原来是庙的庙又挤进了另一家，很快又突地冒出炒菜的香气，冒出好几个娃儿。

这胡同借着靠近齐化门脸儿的光，就有了许多方便。

齐化门楼子高着，城墙延着，走出城门洞有护城河绕着，一条铁路弯着，时时有冒着黑烟的火车突突地吞云吐雾。跨过铁路就是一片荒凉，一片土地种着庄稼，远远的有几排红砖平房，墙上画着好大好大的白圈，一个接一个，说是为防狼画上的，问

管用吗？答说谁知道！

靠近齐化门脸儿，城外的农民就很方便地涌进了这胡同，一大清早是菜市，一摊摊的摆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一筐筐满是顶花儿的黄瓜谢花的藕，满世界水水灵灵。隔天没了菜市，变成了果市，把头天留下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再染上一层层的果香。菜市果市撤了，就是小商小贩的天下，从早到晚不停地逛。送水的拉着个大木桶，稀里哗啦的咣当着，把那后面的木栓用木锤那么一敲，水就冒着泡儿进了两个大木桶，挑着咣当着进了人家往水缸里一倒，稀里哗啦缸就满了。走出门不忘在门框上拿白粉笔画个×，按月结算，没人想到把那×给涂了少交钱，那是个童叟无欺的世界，清亮得很。我们家门框上没有他画下的白×，用自来水，不是家家都有得用，所以就传说着是大户有钱的人家。送水的老头儿拉着木车木桶咣当着走了，洒了满地的水，车后就飘出了土的香气。他走了，卖冰糖葫芦的来了，“冰糖葫芦刚粘得——”拖着透明晶亮甜着的长音，冰糖葫芦摆放得整齐，山楂是去了核儿的，熟山楂是压扁的，有夹着豆沙馅儿的，荸荠是黑的，海棠是粉的，葡萄是紫的，琳琅满目，看着就流口水。他前脚吆喝着过去，卖杂拌儿糖的跟着来，胸前挂个玻璃匣子，一小格一小格的各色糖果泛着好多好多颜色，不知为什么，他不吆喝，吹着个破号嘀嘀嗒嗒。卖酸枣面儿、红果酪的叫“王八精”，手里拿着两个黄铜响板敲得清脆，黄黄的酸枣面儿、红红透明的山楂酪、白白的关东糖诱着跟在他屁股后头叫嚷着“王八

精”“王八精”的小孩儿，就有小孩儿花两分钱买了吃，气得叫嚷着“王八精”的小孩儿干瞪眼儿。那是个挺麻利干净的瘦老头儿，怎么就叫“王八精”，至今不解。还有收破烂的大脖子女人，背着个麻袋，甬管收了什么统统往里一塞，脏兮兮的手脸头发，汗毛孔冒出的汗也是脏兮兮的。剃头的，左手里拿一把大音叉，用右手里的钢棍一划，就发出“噌噌”的声响。他肩上一个挑子，一头儿是带小抽屉的木箱，装剃头的家什儿；另一头儿小火炉上烧一盆热水，歇后语“剃头的挑子一头儿热”就是这么来的。那把刮刀利刃闪着寒光，热毛巾往头上脸上一铺，三下五除二就把个脑壳刮得直冒亮光。那脸盆里冒热气儿的水，谁来谁用，没一会儿就漂着一层黑不溜秋的沫子，卫生绝对说不上。到了晚上，先来的是卖心里美萝卜的，“萝卜赛梨，辣了换”，有股子倔劲儿，口气坚决得很，大有不信你就来试试的劲头。冬天冷，怕萝卜冻了没人买，便用一块棉被盖得严严实实，一盏汽灯锃明锃亮的，来了买主，一把弯着的刀麻利到只听见“刷刷”声，三下五除二就开花似地把个紫里透白、白里透红、红里透亮的萝卜递到手中，脆啊甜啊水水儿的。这时我和妹妹就非磨着我妈要买来吃，拿上五分钱就飞快地往大门外跑，生怕跑慢了走远了。买回来就围着火炉吃，我妈就念叨着“吃萝卜喝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我们也就跟着山歌般地唱。再迟，是卖硬面饽饽的，“硬面儿饽饽”最后一个“饽”字又短又乏，有气无力的凄凉。等他走了，这胡同一天的闹就静了，偶尔的一只猫蹿过留下

极轻极轻，轻到听不到的“刷”的一声。月明在正当中，星铺满着，天河牛郎织女北斗七星一颗颗地摆在那儿不动，光眨眼儿。齐化门楼觑着老君堂，觑着一家紧挨着一家的院落，城墙黑着脸围着，狼进不来风刮不透，护着满世界的安睡。

这就是紧贴着齐化门脸儿的老君堂，就这么一条胡同普普通通，不显鼻子不显眼儿的，却有一大堆说不完的故事。

## 七十九号

老君堂七十九号可是响当当的，响到这胡同里没人不知道，响到隔壁的几条胡同都知道老君堂里有个七十九号，住的是名人，住的是有钱人家。其实，他们只说对了一半，名人是有一个，我外公，可要说有钱真是冤枉，读书人家，哪里会有钱。这有三层高台阶走上去迎面黑大门上的对联为证，红漆大字写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看就是读书人家。那十个字被红漆漆得鲜红锃亮，清水般的水灵着，跟那斜对门儿的老君庙对着，就更显得生气勃勃，漂漂亮亮大大方方。所以尽管满世界都知道老君堂有个七十九号，可这住在里面的人，绝不是有钱人，有钱得做做大买卖，原来是，现在还照样儿。但这误会就一直这么误会着，直误会到有一天我们被扫地出门。

七十九号，是个几进几出，带着三四个跨院的大四合院。推开那两扇黑色的大门，门厅两侧摆着两条挺宽挺长的已经斑驳

脱落的绿漆长凳，是给车夫歇脚用的，后来没了车夫坐，也就成了我们小孩儿玩耍的好去处，像走平衡木样儿地走来走去，甭管平衡好不好，也不会摔下来，它挺宽。

门厅右侧一个小院，只一间不大的房当门房用，类似现在的传达室，空着。

左手边跨院，一排北房，住着与我家颇有些渊源的蒋姓一家（后文述）。过了门厅下得台阶，迎面是一溜儿六扇绿色漂漆金花的门被一条长长的木栓闭着。这六扇门平日里是不开的，唯有婚丧嫁娶才偶尔一开，家中老妈子说等你娶媳妇的时候，这门就开啦，我打心里挺想让它开的，终也没等到。

不走这六扇门，旁边有一道走廊，拐着弯儿绕过去豁然开朗，东西南北房正襟危坐，玻璃窗明亮得能照见人，几根红漆柱子落在石墩子上，硬朗朗竖着，连房檐上椽子都漆了绿，红绿交接着，就把这东西南北房撑得踏踏实实。这东西南北房又被回廊绕着，下雨淋不着，下雪洒不上，太阳见了廊子也就适可而止，冬暖夏凉。院当中摆一小石桌，没什么太大用处，却居中摆得四平八稳，像是给那东西南北房吃了颗定心丸似的。冬天的早晨推窗一望，能看见石桌上尺厚的雪，有麻雀的小脚印，便大喊，妈！下雪啦，好大呢！

院四围，东西南北角儿上，有四棵树，东南角儿是紫丁香，开春儿它等不及地把一树的紫色堆出来，堆得满满的，我家东窗就映上它的紫，更甭说那香气了，香的甜啊，甜的腻啊，全身也

就腻腻歪歪地沾满了丁香的气味儿丁香的甜。更有蜂儿蝶儿恋着，染了紫染了甜染了香还不肯离去，就那么恋着腻着。

丁香树对面的西南角儿是棵梨树，像是要跟丁香对着干似的，你开紫，我开白，一夜就雪染了，白得灿烂，于是那淡黄的花蕊就分明地摆着，细细镶嵌着，就有了“突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诗人定是见过这梨花开的盛景，我也就懵懂着看那花似雪，雪似花了。

对着梨树的西北角儿，种了一棵柿子树，花虽开得不漂亮，但从绿到金黄的果实却是满满的丁零当啷地挂着，待它们变得软软的时候就摘来吃，吸溜一口蜜样甜，金黄挂满嘴边。可惜太高的摘不到，只白白的在夜里听它们“噼啪”地摔在地上，声音绵绵的软软的甜，碎在地上可怜。

对着梨树的东北角儿是一棵参天的老榕花树，它不跟丁香、梨花争奇斗艳，静静儿地等着，等它们闹完了，盛夏了，便火红火红地开放，细丝儿堆起来的花朵像一把把打开的红伞，白天它静着，一待黄昏，便毫不犹豫地但那浓香一股脑儿地抛撒出来，不似丁香甜，没有梨花腻，香得清秀醉人。我外公就诗兴大发，有“看花二首”：

燕京游赏最匆匆，桃杏先春不耐风。

见得花王须秉烛，藤萝纡紫海棠红。